

近代產業—雲林糖業的興衰



楊彥騏

【學歷】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學士
私立環球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經歷】

雲林縣虎尾巴文化協會理事長
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第一二屆理事

【現任】

私立協志高中教師

【主要著作】

1. 台灣百年糖紀\果實
2. 虎尾的大代誌\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3. 虎尾鎮開發史\虎尾鎮公所
4. 虎尾\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5. 綠色天堂安慶社區\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6. 發現西安里\虎尾鎮西安里辦公室

雲林糖業的興衰

壹、甜蜜的回憶：雲林糖廠物語

貳、虎尾糖廠總廠

參、日治時期的北港糖廠

肆、日治時期的龍巖糖廠



【推薦參考書目】

1. 楊彥騏，虎尾鎮開發史，虎尾鎮公所。
2. 楊彥騏，2001，《台灣百年糖記》，貓頭鷹出版社。
3. 丁招弟，2002，《從笨港到北港》，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4. 楊彥騏，2003，《虎尾鎮的大代誌》，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5. 張信吉，2003，《斗六台地散步》，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6. 沈文台，2005，《糖都虎尾》，大崙腳文教工作學會。
7. 沈文台，2005，《馬鳴褒忠》，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甜蜜的回憶：雲林縣的糖廠物語

一、糖的發源地：恆河流域

西傳：亞歷山大遠征印度

東傳：唐朝鄒和尚

二、殖民貿易與反清復明

荷蘭人的糖業貿易

鄭成功的糖業貿易

三、矛盾的地景

郁永河〈詠臺唐詩〉：「蔗田萬頃必萋萋，一碧籠葱路欲迷。」

高拱乾〈禁飭插蔗并力種田示〉

四、一八六〇年台灣開港：台灣糖業的轉變

五、日治時期影響雲林糖廠興起的幾個因素：

1、明治卅一年（1898年）制訂糖業為殖民台灣的產業方針。

2、明治卅四年（1901年）新渡戶稻造出任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並提出〈台灣糖業改良建議書〉。

3、明治卅五年（1902年）台灣總督府依據新渡戶之建議書，頒佈〈糖業獎勵規則〉。

4、柯鐵虎抗日事件落幕

5、日俄戰爭

六、四個性格完全不同的糖廠

1、日本財團經營下的超級製糖工場：虎尾糖廠

創廠於明治卅九年（1906年）

創廠人：鈴木藤三郎

接續人：藤山雷太

2、台灣人經營的迷你糖廠：斗六糖廠

創廠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原為紅糖工場，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改為現代化製糖工場。

創廠人：台南糖商王雪農與斗六仕紳王克明

3、對抗北港糖郊的巨大工場：北港糖廠

創廠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

創廠人：小松楠彌

4、戰爭體制下的糖廠：龍巖糖廠

創廠於昭和十年（1935年）

創廠人：藤山愛一郎

七、有趣的產業：

- 1、酒精：（1）虎尾糖廠的食用酒精（2）虎尾糖廠的無水酒精（3）龍巖糖廠的丁醇。
- 2、糖果：森永製糖株式會社旗山製糖工場
- 3、奶粉：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蒜頭製糖工場
- 4、健素糖與健素冰
- 5、甘蔗板

八、糖廠的歷史貢獻：

- 1、消弭羅漢腳、抗日及盜匪。
- 2、在嘉南大圳開通以前使嘉南地區農地地盡其用。
- 3、造就新城鎮（虎尾）及新社區（龍巖）的繁榮。
- 4、促使雲林地區進入工業現代化

九、糖廠的未來何去何從？

四座糖廠的現狀：

- 1、虎尾糖廠：逐漸破落消失中
- 2、斗六糖廠：夷為平地，殘存幾間宿舍
- 3、北港糖廠：停工廢置中
- 4、龍巖糖廠：夷為平地，只剩一顆「臥龍山碑」

十、廿一世紀的經濟趨勢：

- 1、知識經濟
- 2、創意經濟
- 3、人文經濟（歷史、文化、生態、環保、教育）

雲林縣糖廠未來的產業優勢不是大賣場、加油站，不是養豬種花，也不是生物科技，而是別人無法取代，獨一無二的糖廠文化。當世界先進國家開始走向知識的、人文的、環保生態的廿一世紀新經濟時，「文化」這一產業將是不可忽視的重點，而糖廠便具有深厚優渥的文化優勢。

虎尾糖廠總廠

1898 年日本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將「獎勵糖業」訂為振興台灣產業的基本政策。1900 台灣第一家近代製糖會社「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立，1902 年 1 月在高雄橋仔頭設置台灣第一家新式製糖廠，將台灣的製糖業推上新高峰。

爾後，日本各大財團相繼進佔台灣製糖業。「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於 1906 年在當時尚稱五間厝的虎尾設製糖工場，第一工場和第二工場分別於 1908 年及 1912 年設立完成，至此虎尾糖廠初期的建廠大致完成。

1920 年代世界爆發經濟大恐慌，為台灣糖業帶來大整合，一些中小製糖會社都被三井、三菱、藤山三大財團的大型日本製糖企業吞併。至 1928 年三大財團在資本上佔有台灣製糖占資本的 78%，產量占 83% 完成獨佔。

1925 年增蓋所謂的「第三工場」，1926 年設置酒精工場，並在 1927 年合併「東洋製糖株式會社」，1935 年合併「新高製糖株式會社」，1941 年合併「帝國製糖株式會社」1943 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改稱「大日本製糖興業株式會社」，其規模之大，在即盛時曾轄有 14 個製糖工場、5 個酒精工場、一個冰糖廠、一個甘蔗示範場。各種蔗面積達廿餘萬甲，最高糖產量增創下 10 萬公噸的紀錄，是當時台灣規模最大、產量最豐的一個製糖會社。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虎尾糖廠屢遭轟炸，台灣光復後全力搶修，1952 年 2 月重建完成，糖業再次成為國民政府的獨佔事業。1945 年台灣糖業監理委員會設立，下設 4 個區分會，分別監理台灣製糖、日糖興業、明治製糖、及鹽水港製糖等 4 大會社，虎尾總廠左在為第一區分會。1946 年 4 月監理工作結束而接管，改稱糖業接管委員會第一區接管分會，1946 年 5 月成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改稱第一區分公司，歷經多次改組後，1950 年 7 月使稱台糖公司虎尾總廠，仍轄有虎尾、北港、斗六、大林、龍岩 5 座糖廠及一所蔗作改良場，和屏東糖廠及蒜頭糖廠並列為台灣三大糖廠。虎尾糖廠本身擁有三座龐大製糖工場，日榨能力高達 4900 公噸，產量曾居全省之冠。

除了製糖之外，糖廠亦開發其他附加產業，其中酒精為日治時期糖廠最具代表性的附加產業。這座 1926 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設立的酒精工場，規模之大，產量之豐，號稱「東洋第一」，其由法國原裝組件的機械，能生產純度 99.2% 以上的「無水酒精」，可供軍方戰鬥機使用，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動力能源的重要來源。如此一來，虎尾糖廠不但是台灣產業重地，也成為軍事上的重要根據地。直到台灣光復後，「無水酒精」仍普遍使用於汽車、火車等交通工具一段時日，足見其在歷史的重要性。

糖業雖為虎尾帶來繁榮的生機，但 1969 年雲林開發地下水成功，農民大量轉種水稻，加上台灣製糖成本昂貴及國際市場糖價重跌，使得台灣糖業的國際市場全面中斷。到目前為止，台灣糖業幾乎已經沒有外銷市場可言，只好被迫緊縮開支、裁員及關閉小型糖廠。以虎尾糖廠來說，第二製糖工場於 1961 年停用，繼在 1973 年拆除。酒精工場於 1975 年停止生產、拆遷併入新營附加工廠，至此虎尾糖廠的糖業風光不再。

日治時期的北港糖廠

一、北港的第二春—北港糖廠

北港是台灣開發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城鎮，遠在明代即為與大陸通商的港口。荷蘭據台時期，泉州人許友儀（義）、許源興等人大事入墾開拓，為漢人定居北港之始。在鄭成功攻台之際，北港已是稍具規模的街市，到了清領之初，更發展成為台灣沿海的重鎮，並且是北路米糧輸出大港。乾隆 29 年出版的《台灣府志》（續修）曾載：「舟車輻輳，百貨駢闐，俗稱小台灣。」北港貿之興盛，僅次於台南府城。然而隨著天災人禍及港口淤沙嚴重，清末時期，北港已是一個生意蕭條、市井沒落的小河港，到了明治 40 年（1907 年）港口運輸完全結束，北港繁華熱鬧的景象，從此不復存。

失去河港運輸優勢的北港，繼而代之促使近代北港再興起的原動力，主要莫過於三：其一、北港朝天宮香火鼎盛，每年農曆 3 月前後，有 30 萬人進香客前來朝拜；其二、當時北港尚為油、糖、農產品集散中心，當中又以油業最盛，曾有百餘家之多，居全台之冠，故有俗諺描述「油價北港訂」；其三為日本人投資興建的北港糖廠。這三者中以北港糖廠的影響最為久遠而持續，其不但引進新式搾蔗糖機器，使蔗糖的質與量提升，興建規模龐大的宿舍，造就上千個工作機會，增加北港街市的人口，又分別在明治 44 年（1911 年）開通嘉義北港鐵路運輸線，大正 2 年（1913 年）北港至烏麻園（後來站名改為口湖）開始營運載客，大正 3 年（1914 年）設置北港到大林間的「進香鐵路」，讓原先沒落的運輸產業從新活絡了起來，這些成就與影響，是前兩者在日治時期所不能及的，所以我們將北港糖廠視為北港再生的第二春實不為過。

二、影響台灣糖業的政策與法令

在介紹北港糖廠之前，有一則台灣總督府的政策及兩條日本法案的修正，不但影響台灣糖業發展，亦深深影響明治 43 年（1910 年）北港製糖株式會社的設立。

明治 34 年（1901 年）日本農業學者新渡戶稻造出任總督府殖產局長，並提出「台灣糖業改良意見書」，主張以「蔗作農業生產過程」的改進和「製糖工業過程」的近代化，做為台灣糖業改革的兩大目標。

總督府接受新渡戶博士的建議，於明治 35 年（1902）6 月頒佈「糖業獎勵規則」，並設立臨時台灣糖務局，推行大規模、科學性的糖業獎勵政策和措施。首先，引進夏威夷玫瑰竹種的蔗苗，並無償提供，大力推廣。其次，實施無償供給肥料或補助肥料費，補助開墾、修築灌溉排水工程費，無償提供官有地，以及補助購買農具，模範蔗園耕作資金等獎勵措施。總督府以實施資金援助、指定原料採取區域、保護市場等三大措施，支援和保護日本新興製糖大企業。這項獎勵規則使台灣舊有「糖部」，陸續為日本企業與本島富紳所設的改良式糖廠所併吞。

明治 39 年（1906）日本眾議院召開第 23 次會議，提出明治 35 年法律第 33 號「輸入原料砂糖稅法」有關仰賴外國原料進口的精糖業者保護政策修正案，其法律效力原至明治 40 年 3 月 31 日終止，然而眾議院卻希望此法案能延長至明治 44 年 7 月，由於此項法案並未嘉惠台灣的粗糖會社，引起台灣糖業反彈，最後法案改延長 2 年，眾議院於明治 41 年（1908）3 月 21 日通過，29 日

貴族院亦表決通過實施。

「輸入原料砂糖稅法」的延長案，對台灣糖業，尤其是傳統糖部及台人個人資本的改良式糖廠產生莫大的衝擊。更不幸的是，明治 37、38 年（1904 至 1905）日本對露西亞（俄國）宣戰，爆發「日露（俄）戰爭」，日本最後雖然戰勝，然而一年多的戰事卻耗掉日本整整 8 年的國家歲收，日本旋陷入通貨膨脹的危機，明治 44 年 2 月 22 日議會通過「砂糖消費稅」的增徵，四種砂糖由每百斤 7 圓 50 錢的消費稅，一躍 10 圓以上，這對已搖搖欲墜的台人糖業，無疑是雪上加霜。

明治 40 年以後，日本製糖會社仗著資金雄厚及總督府的保護政策，相繼進入台灣設置製糖工場。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明治 40 年）、藤山財團（接收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新高製糖（明治 42 年）、斗六製糖、帝國製糖、中央製糖、永興製糖（明治 43 年）等會社紛紛設立，到明治 44 年，台灣已有新式製糖工場 21，台人富紳的糖廠幾乎全被日本企業吞併淘汰，北港製糖株式會社就在這樣的歷史時空背景下，於明治 43 年 7 月在北港誕生。

三、小松楠彌的北港製糖株式會社時期

明治 43 年 7 月以小松楠彌為首的日本資本家，投資 300 百萬日圓創設北港製糖株式會社，裝置了英國「喬馬克尼爾」公司製造的 1000 英噸壓榨機，開啓了北港近代新式榨蔗製糖的新紀元。

台灣的新式製糖業早在 1900 年就出現了，可是為何北港遲至 1910 年才設立呢？一般認為，北港由於土質、地形、氣候、水利等因素適合種蔗，加上早年為台灣農產品集散吞吐大港，因此遠在明清之際，糖部就已經四處林立，並且成立著名的「笨南北港糖郊」共同經營產銷。傳統榨糖業在北港說來已是根深蒂固的百年行業了，所以在日治初期北港港停滯前後，日本尚無法兼併之，但隨著總督府對日本企業的保護獎勵及頒佈不利台人糖業的法令，讓北港台人的傳統糖業，完全喪失市場的競爭實力，終使日本企業進駐北港，改變北港的近代命運。

北港製糖株式會社新銳的千噸榨糖能力，一年總產值遠超過原先北港所有的傳統糖部的總和，迫使台人製糖產業紛紛退出或破產，而原屬於台人的蔗園，也在小松楠彌雄厚的資本下，一一被收購兼併。根據後來「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紀錄，北港郡內的土地有 24433 甲被製糖會社兼併，其中 19639 甲為蔗作適地，而蔡厝的 456 甲則編為農場。北港的糖業至此成為日本人的獨佔事業，北港人已無競爭的生存空間了。

在談論小松楠彌的北港製糖株式會社，一般都會忽略掉明治 44 年於台中創建的大甲製糖所，此製糖所為榨糖量 200 噸的改良式糖部，於同年 3 月改稱為北港製糖株式會社分工場「月眉製糖所」，也就是後來月眉糖廠的前身。這製糖工場於大正 4 年（1915）更新為 300 噸的分蜜糖製造裝置，這些措施充分的表現出小松楠彌的北港製糖株式會社意圖深植台灣的決心與魄力。

小松楠彌雖有雄心壯志，然而他仍要面對許多的挑戰。當時世界除了我們已知的蔗糖製造之外，尚有以歐洲為主產地的甜菜糖，當中的獨乙（德國）、奧地利（奧地利）和英國等都是世界數一數二糖業大國。這些帝國的殖民地爪哇、玖瑪（古巴）等，蔗糖產量也都十分驚人，對日本糖業而言是相當大的威脅。

而日本本身的糖業政策則以日本內地產精糖為主，台灣以產粗糖做為提供

精糖的原料為輔，因此在競爭的條件上，台灣一直只是日本整個糖業的附屬而已，根本沒有所謂的國際空間。再加上台灣自明治 40 年之後製糖會社大量成立，台灣市場本身競爭十分激烈，所以小松楠彌想藉由北港製糖株式會社在台灣撐起一片天，實在相當不容易。

四、鈴木商社的東洋製糖株式會社

北港製糖創廠之初，台灣糖業產量由明治 42 年的 230 萬擔，逐年提升到明治 44 年的 450 萬擔。然而明治 44 年 7、8 月間台灣出現數十年來罕見的強度颱風，以致明治 45 年期（1911 至 1912）的台灣糖業產量激減為 292 萬擔。大正元年（1912）9 月又發生強烈暴風雨，不但蔗園損失嚴重，連工場都遭受破壞毀損，使得當年產量遞減剩下 190 萬擔。北港製糖在這一連串的天災侵襲下，宛如鐵鎚重擊一般，埋下往後被兼併的隱憂。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紛紛投入戰場，不但甜菜製產量暴跌，列強在遠東的市場也因戰爭而拱手讓給日本一國獨大，這對台灣製糖業無疑是一項利多。然在有財團銀行扶植撐腰的中大型製糖會社而言，對以個人資本為主的製糖會社及台灣富紳的糖部，兼併腳步隨著市場的轉換顯得更刻不容緩。

明治 35 年在台灣設立的東洋製糖株式會社即為一例，它在神戶鈴木商社積極扶植下，透過台灣銀行大量的資金貸款，以雄厚財力兼併烏樹林和南靖等製糖工場，做為進軍亞洲及世界糖業的企圖心相當明顯。大正 3 年（1914）以王雪農為首的斗六製糖株式會社與東洋製糖株式會社合併，隔年，北港製糖也出現財務危機，在 5 月終因董事會解散無法經營，而也被東洋製糖株式會社兼併，月眉製糖所的採取區域於大正 5 年（1916）編入宜蘭殖產株式會社山腳製糖所，北港製糖株式會社 5 年的風光歲月從此煙消雲散。小松楠彌雖然在大正 8 年（1919）收買台人番子腳製糖公司赤糖工場，期望能重振聲威，成立台中製糖株式會社（即後來的烏日糖廠），但是在兼併風氣興盛的情況下，大正 10 年（1921）仍被東洋製糖株式會社合併，北港製糖株式會社的創始人小松楠彌至此完全退出台灣糖業市場。

東洋製糖擁有數家製糖工場後，成為台灣數一數二的製糖會社，尤其在鈴木商社及台灣銀行的資助下，大力實施更新改革。北港製糖所除引進獨乙（德國）哈雷會社的製糖機，更在大正 14 年（1925）大手筆增設 500 噸榨蔗能力，使得北港製糖工場擁有 1500 噸的製糖力，在台南州 15 座製糖所中，僅次於大日本製糖的虎尾製糖所（3200 英噸）及明治製糖的蒜頭製糖所（2200 英噸）。在東洋製糖株式會社銳利經營之下，北港製糖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五、藤山雷太的大日本製糖會社時期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是一片斷垣殘壁，德奧兩大產糖大國因戰敗顯得更為狼狽，而英法等戰勝國也好不到哪去，尤其亦是產糖國的俄國，還爆發革命，國家陷入內戰。當時世界蔗糖產量高達 1911 萬 8 千 5 百餘噸，甜菜糖則僅只有 388 萬 3 千噸左右的產量，相較之下日本製糖業在這段期間可說是十分蓬勃興盛。然而這樣的景象終究十分短暫，由於歐洲諸國的工業基礎深厚，地形、土質、氣候等產糖條件優渥，在戰後 10 年間即逐漸恢復產糖水準，並對日本糖業開始構成威脅。到 1930 年前後，世界砂糖生產過剩，而日本和台灣糖業又過度的擴充膨脹，終於爆發另一次糖業危機。

大正 12 年（1923）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災情十分慘重，政府和民間損失達 50 億萬元以上，日本陷入財政停頓不振的危機，此次天災也間接的對台灣造成不小衝擊。而屋漏偏逢連夜雨，昭和 2 年（1927 年）爆發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日本受到嚴重波及，多家銀行應聲倒地，連帶的許多企業也跟著遭殃。同年 4 月 18 日台灣銀行宣布休業，長期仰賴向台灣銀行貸款的神戶鈴木商店，旋即週轉不靈，而出現財務危機，其旗下扶植設立的東洋製糖株式會社陷入經營困難，社長長山成喬六只好當機立斷，將南靖及烏樹林兩工場賣給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而斗六、北港、月眉、烏日四座工場則在 7 月 29 日與藤山財團的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合併，東洋製糖株式會社宣告破產，北港糖廠再次走向不可知的未來。

藤山雷太的藤山財團在明治 42 年承接瀕臨破產的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後，在台灣一直未有積極的擴建，也未有兼併其他會社工場的舉動，只有於明治 43 年在台灣僅有的台灣工場（即後來的虎尾糖廠）增設一座 1000 英噸第二工場，藤山財團似乎不是很重視台灣的粗糖工業。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藤山在朝鮮的甜菜糖試作失敗，於是開始轉向台灣粗糖市場發展，大正 14 年（1925）台灣工場第一工場增設 1000 英噸製糖機，並於隔年建蓋全東亞最大的酒精工場。就在此時，台灣糖業發生危機，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旗下四座工場併入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正好提供藤山財團在台發展的基礎。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在台灣資本由原先的 2 千 7 百 25 萬元一躍為 5 千 1 百 46 萬圓，產糖量由 3200 英噸提升為 6400 英噸，並且同年大倉係的新高製糖株式會社也因經營不善，而將支配權讓渡給藤山雷太。台灣糖業至此形成明治製糖（三菱係）、台灣製糖（三井係）與藤山係的大日本製糖三強鼎立的局面。

大日本製糖接下北港製糖工場後，便開始大規模的更新工場製糖能力，首先將原東洋製糖建蓋的 500 噸榨蔗機拆撤，於昭和 5 年增設 1000 英噸由日本神戶鋼鐵所自製的新式製糖機器，使北港製糖榨蔗製糖力達 2000 英噸，成為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中僅次於虎尾製糖所的產糖重鎮，也是全台 10 大製糖會社 49 座製糖工場裡，排名第 4 大的製糖工場，北港糖廠在台灣糖業地位之重要由此可想而知。

六、戰火下的末代社長——藤山愛一郎

藤山雷太接下東洋及新高兩會社後，對於台灣糖業有了積極的回應，昭和 3 年（1928）參與了六家精糖會社的砂糖供給組合，昭和 4 年（1929）率先主張砂糖關稅撤銷，並組成全國期成同盟會，藤山雷太擔任社長任內，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昭和 6 年（1931）中國因 918 事件爆發大規模排日運動，國際輿論普遍支持中國，然國際政治卻顯得消極而保守，於是日本糖業聯合會，在軍國主義的支持下，悍然拒絕參加國際砂糖會議，各國束手無策，日本糖業氣焰塵囂甚上，不可一世。昭和 7 年（1932）台灣三大製糖會社明治、台灣及大日本成立分蜜糖提攜，台灣糖業至此可說是欣欣向榮的極盛時期。

昭和 9 年（1934）藤山雷太藉著大日本製糖接收 25 週年的紀念會上，宣布辭去會社取締役（董事長）及社長的職務，由其長子藤山愛一郎接任，開始大日本製糖的新頁歷史。在新社長的銳利經營下，北港製糖所所長由山本岩男接替衣斐三郎出任，隔年元月新高製糖併入大日本製糖會社，會社旗下總共擁有 9 座工場，甜蔗作面積 11 萬甲，製糖產量 407 萬擔，超過台灣製糖會社，居全台之冠。會社社員（含支社雇員）500 人，工作人員 4000 人，其他會社登錄的

季節工、臨時工、包裝人伕等達 2 萬餘人，若將這些員工家眷算進去的話，台灣共有超過 10 萬人的生活收入是仰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接著 4 月位於土庫庄龍巖（今雲林縣褒忠鄉）1200 英噸製糖力的龍巖製糖所成立，10 月虎尾製糖所第二工場改裝美製白糖製糖機器，生產耕地白糖。藤山愛一郎以其銳利的經營，使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躍升成為台灣糖業的龍頭，並隨著戰爭的腳步，投入軍國主義的殖產行列。

昭和 12 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大日本製糖會社除了在原有本土、台灣、朝鮮、滿州之外，亦在所謂佔領區內投資設廠。昭和 16 年（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尤其是軍方，為了掌控一切可以投入戰場的資源，開始對各種民生物資採取配給制。藤山愛一郎為了應戰時所需，使藤山財團在台灣的產業置於總督府下掌控，昭和 18（1943）整合旗下產業於大日本製糖會社之下，成立為大日本製糖興業株式會社，並任命其弟藤山勝彥任台灣支社長，統合一切事物。

事實上，日本糖業由於戰爭的關係，除了供給軍方配給產銷外，已經沒什麼國際市場。然而糖廠生產的無水酒精，卻成了軍方燃料動力的重要來源，北港製糖所在戰時增設酒精工場，開始生產酒精，年產值 3900 噸，位居全台第八。

昭和 19 年（1944）日本戰事已經出現頹敗的跡象。日本聯合艦隊在馬里亞納海戰中潰敗，台灣變成了戰區前線，而到了年底，盟軍登陸菲律賓，並在雷伊泰海戰中殲滅日本海空軍，台灣進入美軍空軍轟炸的範圍。北港製糖所由於擁有全台第四大製糖工場，第八大酒精工場，加上日本在北港飛行基地設置神風特攻隊「常陸第四教育隊」，因而成為美軍空襲轟炸的重點。10 月 12 日台灣首次遭到美軍空襲，自此以後，台灣各地時常被轟炸，尤其昭和 20 年 1 月 22 日起直到日本投降，美軍對台展開連續 200 天的濫炸，4 月 11 日北港製糖所成為空襲主要目標，工場損失慘重，幾乎喪失生產能力，酒精工場更在大火中成了廢墟。會社有鑑於美軍不炸民宅，於是實施糖包疏開政策，將糖包圍放民宅，以降低已生產製造的損失。然而時不我與，北港與北港製糖所在承接超過 400 枚炸彈及燃燒彈下，滿目瘡痍的迎接投降，北港製糖所和其他各地製糖工場一樣，在這場戰爭中都成了廢墟，大日本製糖興業株式會社的糖業王國化為烏有，而北港糖廠 35 年的日治歲月，就在這樣悲慘不堪的情景下落幕。

七、後記

北港糖廠一直存在日治時代的殖民色彩和象徵 6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兩種矛盾形象裡，尤其在日治那段歲月，它更被指為是壓榨台灣人民的指標。然我們試想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初，龐大的原台灣製糖員工國民政府接收人員能順理成章成為糖廠公務員，在北港街上，每 4、5 人中就有 1 位糖廠員工或家屬的時候，那北港糖廠在所謂殖民時代的貢獻是什麼？在民國 71 年以前，哪位北港子弟不曾坐著台糖火車求學、外出創業打拼、衣錦回鄉呢？而每年 3 月媽祖生日，又一車一車的將香客載運前北港進香，台糖在北港 73 年的鐵路載客運輸貢獻，北港人又如何評價那段歷史呢？更不用說 60 年代那場經濟奇蹟帶給北港繁榮興盛的景象。

我們唯有透過歷史，來給北港糖廠尋找它的歷史定位，從它的過去歷史我們才能真切的瞭解北港糖廠今天的存在意義，並從這之間思索北港產業文化的未來出路，我想這才是探討北港糖廠日治時期歷史的價值所在。

日治時期的龍巖糖廠

一、龍巖製糖工場的誕生

昭和 10 年（1935 年）對台灣糖業，或者說是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前一年，也就是昭和 9 年（1934 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精神領袖，也是台灣糖業的龍頭藤山雷太，在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廿五週年¹祝賀大會上宣布辭去會社取締役社長之職，由其長子藤山愛一郎接任。從此，不但是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也包括台灣糖業，進入一個全新的開始。

藤山愛一郎上任之後派任永井清次擔任台灣支社長²，對人事大加整頓，重新安排，經營理念也和藤山雷太時期大不相同。其中有兩項重大計劃在昭和 9 年及 10 年間動手進行；其一為準備將原大倉系旗下的「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合併到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新高製糖於昭和 2 年（1927 年），因為世界金融風暴的波及，將經營權讓渡給藤山雷太，至此，藤山財團在台灣就擁有「大日本」和「新高」兩家製糖會社，愛一郎希望能將這些製糖工場整合為一；其二為預定建蓋耕地白糖製糖工場。台灣眾會社製糖工場，多是粗糖工場，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早在明治 45 年（1912 年）從事生產耕地白糖，開啓台灣了耕地白糖的市場，而大日本製糖一直到愛一郎接掌時，旗下製糖工場只有斗六一座能力五百英噸的白糖工場。因此，他計畫將虎尾第二製糖工場也更改為耕地白糖製糖工場，以加強在白糖市場的競爭能力。

要將虎尾第二工場改為耕地白糖工場，有一個執行上的困難點，那就是虎第三工場有 1000 英噸的榨蔗製糖能力，在改建過程裡，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如何於下一季製糖期以前，讓虎尾蔗作區的甘蔗，能有替代的工場來榨蔗製糖。於是，會社計畫在虎尾郡地區附近尋找一地，建蓋一座新的粗糖製糖工場，來解決虎尾 1000 英噸的製糖問題。虎尾郡土庫庄龍巖一帶，很快被雀屏中選。而會社進一步希望新的製糖工場能在虎尾工場改建完成前，尤其在昭和 10、11 年製糖期前能建蓋完成，順利承接替代生產粗糖。若要在短時間以新建工場來達成這項任務，在當時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於是龍巖糖廠的建蓋考量，就以舊廠遷建為主要考量。不過，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旗下的工場，都有一定的原料區而遷動不得，而且要找 1000 英噸以上的工場，除了北港工場（2000 英噸）以外，根本就沒有能勝任者，當然，北港有近兩萬甲蔗作區，根本遷移不得。剛好，新高製糖株式會社旗下嘉義、彰化製糖所³準備於昭和 10 年 4 月合併於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這兩座製糖所的榨蔗能力都非常龐大，尤其彰化所擁有兩座工場，若能擇其一遷建，將有助於虎尾工場改建，而又能留一座工場在彰

¹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前身為東京日本精糖株式會社，成立於明治 29（1896 年），後來東京、大阪兩家日本精糖株式會社，於明治 39 年（1906 年）合併成立「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並在同年 12 月提出台灣設置製糖工場獲得許可，即為虎尾糖廠最早前身。明治 42 年（1909 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因經營不善，爆發「日糖事件」，而由藤山雷太的藤山財團接收，繼續沿用「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之名營運。所謂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25 週年，是從明治 42 年 4 月 27 日藤山雷太就任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社長算起。

²根據昭和 14 年出版的「藤山雷太傳」（千倉書房）597-599 頁之關係會社統計，藤山家族共有 38 個企業，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為眾企業之一。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總社設於東京，轄東京工場、大阪工場、大里工場、台灣支社、朝鮮工場、南大東島、北大東島。台灣支社底下轄虎尾、斗六、北港、月眉、烏日製糖所。到日本投降止，台灣支社轄下製糖工場增加至 14 場。

³嘉義製糖所即今日之大林糖廠，榨蔗製糖能力為 1200 英噸，彰化製糖所即後來的和美糖廠，擁有兩工場，第一工場能力 750 英噸，第二工場能力 1100 英噸。

化，不影響當地製糖生產。當然，會社也評估出彰化蔗產量不大，並將部分蔗作區移至烏日製糖所範圍。因此，會社最後決定將彰化製糖所第二工場拆遷至土庫庄龍巖。這項工程就在昭和 10 年 4 月，新高、大日本兩會社合併後，開始實行，並很快的於當年製糖期前遷建完成，順利的接替虎尾第二製糖工場生產粗糖，廠房沿用彰化第二製糖工場，榨糖主機則改裝「…？」會社生產的機械，榨蔗製糖能力達 1200 英噸，在當時不但是全台最新的製糖工場，也是台灣四十九座工場中，排名第十大的製糖工場。

二、藤山雷太台灣旅行與卧龍山碑

龍巖製糖工場與虎尾第二工場耕地白糖工場新建，在昭和 10 年是台灣糖業一件十分重大的事，這一年大日本與新高兩家會社合併，使得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躍升為台灣第一大製糖株式會社，盤據糖業龍頭的地位，所以有耆老說道：「油價北港訂，蔗糖虎尾榨。」這就是這句俗諺的歷史背景。

昭和 10 年也是日本統治台灣第四十年，總督府為慶祝這特殊的一年，舉辦了「台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邀請了達官貴族、政要商賈一起共襄盛舉。糖業的三大巨頭—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前社長藤山雷太、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社長武智直道及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社長原邦造，都受中川健藏總督之邀前來台灣參加十月十日博覽會開會式⁴。藤山雷太除了參觀博覽會之外，也順道巡視產業，虎尾因為是支社所在地，是必然查訪之地，而已經工竣準備參與生產的龍巖製糖所也是巡視的重點。

昭和 10 年藤山雷太的台灣巡視，其子藤山愛一郎曾記錄寫下「台灣旅行」一文，收錄於藤山雷太傳中⁵，這篇文章不但簡略介紹當時虎尾的發展，亦詳細說明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發展情形，生產產值，工作就業情形，對糖業發展史而言，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獻。

藤山雷太在 10 月 18 日由虎尾前往龍巖工場巡視，當時龍巖除了工場建蓋完成之外，社區的建蓋也趨於完備，如宿舍區、學校、醫院、車站，乃至於神社等一應俱全，可說是企業造村的成功案例。藤山雷太在支社理事永井清次、農務課長柳澤秀雄、鐵道課長小出三郎、龍巖製糖所所長林竹松等人陪下參觀廠區，並舉行簡單隆重的儀式，象徵由藤山雷太宣布工場啓用。除此之外，藤山也為社區舉行命名，鑑於「大坪崙」之名不符合日本人說寫習慣，又大坪崙之山形如龍伏臥，而將山崙改名稱之為「卧龍山」⁶。工場為感念藤山雷太，而將其撰寫之字臨摹刻於大石立碑。民國 56 年龍巖糖廠關閉，沙崙剷平，石碑流落廢棄於地，後為虎尾糖廠拾回以予規劃，放置於虎尾同心公園，這是今關龍巖糖廠唯一可見的歷史史蹟了。

三、戰火下的龍巖糖廠

龍巖糖廠建廠生產的年代背景，剛好是日本經濟脫離 1927 年到 1929 年世界經濟危機後，台灣糖業經過大規模整合，剩下十大製糖會社⁷，市場逐漸復

⁴ 台灣糖業三巨頭，除了武智直道有出席十日的開會式外，藤山雷太與原邦造都直到十三日才來台。

⁵ 藤山雷太傳於昭和 14 年由千倉書房出版，當中「台灣旅行」收錄在書中 593-595 頁。

⁶ 關於卧龍山命名由來，有多種說法，民間有鬼怪及龍穴之說，但以上文之描述較為可信。

⁷ 根據大阪砂糖同業組合 1935 年出版之「台灣糖業視察記」統計，台灣的製糖會社計有：大日本、台灣、明治、新興、鹽水港、新高、帝國、昭和、台東及合資會社三五公司等十大製糖會

甦。其中大日本、台灣和明治三家更是規模龐大，產量占總值七成以上，甚至直逼八成之譜。而日本這段時間在政治上氣焰尤其囂張，1931 年日本侵佔瀋陽，佔據中國東北，扶植滿州國，更於 1933 年退出國際聯盟。糖業界的財閥們，也在軍國主義的燻染下，悍然拒絕出席參加國際砂糖會議，此舉震驚世界，造成不小波瀾。1937 年「支那事件」⁸爆發，日本大量投入人力物力，雖然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然而經濟財政卻出現微妙的變化。

1939 年是日本歷史轉折的一年，日本軍隊向中國南部和西部滲透時，其人員傷亡日益增加到令人驚愕的地步，而重慶攻勢的進展也不理想，日本這些日漸擴大的作戰行動，暴露了日本物資的匱乏。一連串的戰爭也讓西方列強開始干涉，1941 年 7 月日本佔領法屬印度支那，終使西方列強被迫採取行動，美國立即凍結所有的日本資產，並切斷日本的石油供應，英國和荷蘭也隨後以予響應。石油物資的禁運日本經濟殺傷力極大，而日本在軍國主義的掌控下，選擇了與英美開戰，爆發太平洋戰爭。

日本為因應時局，加上戰爭擴大，能源物資的開發和代替，就成為了當務之急。日本當局很早就想到蔗糖發酵後可產生酒精，更可轉化成航空燃料，成為航空汽油的替代品⁹。在戰爭情勢越來越惡劣的情況下，台灣糖業根本早在英美經濟制裁之時，就幾乎沒有國際市場可言，糖的產銷只有日本本國，以及日本佔領區，甚至到了戰爭後期，成了配給的對象。這樣的環境下，龍巖糖廠產糖工場的工作，就顯現不出其時代的重要性。於是會社與軍方合作，在戰爭期間於龍巖製糖工場附近，建蓋一座酒精工場。這座酒精工場，除了生產酒精之外，還在軍方秘密的配合下，生產十分重要的軍需原料—丁醇，成為龍巖工場在戰爭期間最醒目的特色。

龍巖酒精工場生產的燃料，除了提供台灣軍方使用外，也累積相當存量以準備伺機運回日本。美軍在 1944 年底進攻台灣時，當然不會放過龍巖製糖工場及酒精工場，一律將其視為軍事目標，以予轟炸毀壞。根據日本資料顯示：台灣的 49 座製糖工場在二次大戰期間，共被摧毀 6 座，半毀 21 座，輕毀 7 座¹⁰。龍巖製糖工場和酒精工場在 1945 年 4 月 11 日，成為美軍空襲轟炸的目標，製糖工場毀損，酒精工場因具軍事特色，而成為轟炸重點，在大火中變成廢墟。一直到同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龍巖就在元氣大傷，幾乎無法復原下，結束其日治時期的歲月。

後記

替代虎尾第二製糖工場的生產粗糖與軍用丁醇生產，是龍巖糖廠在日治時期最明顯的兩個特色。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由於龍巖糖廠蔗作區與虎尾糖廠重疊，它存在意義明顯的需要重新檢討，更不用說早已廢置的酒精工場，這些因素成了龍巖糖廠難逃被廢置拆除的命運。民國 56 年龍巖糖廠關閉，廠址讓售中廣公司，員工分散於各大糖廠，現在唯一的見證史蹟「臥龍山碑」置於虎

社。

⁸ 日本所謂「支那事變」就是民國 26 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

⁹ 日本除了生產一般酒精之外，還生產一種「無水酒精」，酒精純度的 99.2% 以上，可供汽車、火車等交通工具。每榨取 10 噸的蔗糖，就可得 2 噸的糖蜜，這些糖蜜經發酵後，可提煉高純度的酒精半噸，與燃油三比一混合後，就可成為空軍的航空燃油。

¹⁰ 美軍資料推估 17 座全毀，9 座半毀，4 座輕毀，然根據光復後修建情形來看，日本資料較為接近事實。

尾糖廠內。這座台灣最短命之一的糖廠，他與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台灣糖業式微無關，反而見證了日治時期台灣糖業過度蓬勃發展與濫觴。

參考資料：

1. 台灣總督府糖業獎勵規則。
2. 日本國眾議院第二十三會議記錄
3. 日本國砂糖消費稅增徵條文細則
4. 台灣支社概況（昭和8年、12年、14年版）／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5. 台灣糖業視察記／後藤忠三著／大阪砂糖商業同業組合
6. 二十五週年祝賀會誌／西原雄次郎編／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7. 藤山雷太傳／藤山愛一郎著／千倉書房
8. 日露戰爭全史／戴尼斯.華納，貝基.華納著／時事通信社
9. 台灣史／山崎繁樹，野上矯介著／武陵出版社
10. 台灣小史／種村保三郎著／武陵出版社
11. 台灣史／林衡道主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2. 尋根探源－台灣開發史蹟展專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13. 台灣歷史百講／林衡道監修，馮作民著／青文出版社
14. 台灣開發史／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著／國立空中大學
15. 台灣航空決戰／陸堅著／麥田出版社
16. 台灣鐵道印象（下）／洪致文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7. 台灣人民歷史／陳碧笙著／人間出版社
18. 台灣歷史綱要／陳孔立編／人間出版社
19. 台灣政治、種族、地名沿革／張德水著／前衛出版社
20. 台灣鄉鎮之旅／洪進鋒著／益群書店
21. 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林永村，林志浩著／笨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2. 光復前台灣之工業／張宗漢／聯經出版社
23.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矢內原忠雄／帕米爾書店
24.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人間出版社
25. 台灣大年表／台灣經世新報社
26. 台灣虎尾總廠糖業文物館簡介／台糖虎尾總廠

